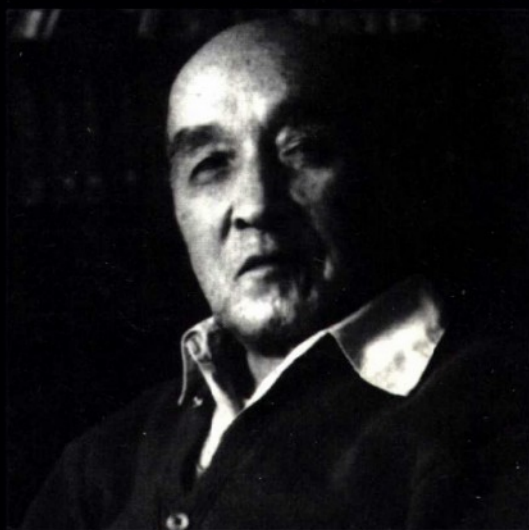


2

胡风全集



湖北人民出版社

胡风全集

湖北人民出版社

评论 I

第2卷

顾问

巴 金 王朝闻 贾植芳 王元化

全集策划

王建辉 刘鼎华

整理辑注

梅 志 张小凤

常务编辑

魏世弟 沙铁军

各卷责任编辑（按姓氏笔画）

王建槐 邓宁辛 沙铁军 祝祚钦
谢嘉星 魏世弟

第2卷责任编辑 谢嘉星

装帧设计 版式设计 汪 汉

责任校对 余兆伟

责任印制 杜义平 王铁兵

照片手迹技术处理 朱永锴

鄧平如
PDG

目 录

第一辑 文艺笔谈(1934—1935)

序	3
林语堂论	6
张天翼论	28
目前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	58
由反对文言文到建设大众语	61
“白话”和“大众语”的界限	65
怎样前进一步	69
论速写	73
关于创作经验	76
关于儿童文学	80
“蔼理斯的时代”问题	84
关于文学遗产	90
抓住和尚之前	96
略谈“小品文”与“漫画”	100
什么是“典型”和“类型”	104

目录

自然·天才·艺术	109
关于“文学遗产”问题的补释	120
五四时代的一面影	124
《新客》及其他	139
《蜈蚣船》	150
《南国之夜》	160
《七年忌》	175
堂吉诃德的解放	191
《大地》里的中国	197
翻译工作与《译文》	211
《表》与儿童文学	228
为初执笔者的创作谈	236
从《田园交响乐》看纪德	249
秋田雨雀印象记	255
理想主义者时代的回忆	265
第三次排字后记	274

第二辑 文学与生活(1936)

小引	283
第一章 文艺是从生活产生出来的	284

第二章 文艺是反映生活的	293
第三章 文艺站在比生活更高的地方	315
第四章 创作之路	326
第五章 民族革命战争与文艺	338

第三辑 密云期风习小纪(1935—1938)

序	347
《密云期风习小纪》重庆版新序	350
M.高尔基断片	352
悲痛的告别	358
现实主义的一“修正”	364
典型论的混乱	377
附:典型与个性(周扬)	393
文学修业的一个基本形态	400
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	406
演剧运动短话	410
文艺界的风习一景	413
漫谈个人主义	418
自然主义倾向的一理解	422
略论文学无门	426
《生死场》后记	431

目录

耶林	435
田间的诗	442
生人的气息	447
吹芦笛的诗人	454
新波の木刻	462
《死魂灵》与果戈理	464
人类前史的谑画——《企鹅岛》	473
思想活动的民主性问题	482
关于两种论调	488
反“沙漠化”的愿望	490

第四辑 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 (1937—1941)

序	495
---	-----

一九三七年

愿和读者一同成长	498
关于鲁迅精神的二三基点	500
大众化问题在今天	503
论战争期的一个战斗的文艺形式	507

一九三八年

关于创作的二三理解	517
-----------	-----

高尔基的殉道与我们	523
民族战争中的国际主义	526
论持久战中的文化运动	530

一九三九年

略观战争以来的诗	546
理论与理论	553
写在昏倦里	557
关于造型艺术上的现实主义一感	562
愿再和读者一同成长	565
民族革命战争与文艺	568
高尔基在世界文学史上加上了什么?	581
东平著《第七连》小引	586
断章	588
《过客》小释	591

一九四〇年

关于诗和田间的诗	594
今天,我们的中心问题是什么?	603
从“剧本荒”想起的	618
文学上的五四	622
民族战争与我们	625

一九四一年

一个要点备忘录	632
---------	-----

目录

民族战争与新文艺传统	636
为一个外国刊物写的自传	659
曹白著《呼吸》小引	663
如果现在他还活着	667
作为思想家的鲁迅	678
附:《七月》编校后记	681
重排后记	701

第五辑 论民族形式问题(1940)

题记	711
论民族形式问题	714
一 大众化运动一瞥	715
二 在新的情势下面	724
三 关于“新质发生于旧质的胎内”,“移植形式” ——一个文艺史的法则问题	729
四 对于五四革命文艺传统的一理解	738
五 对于民间文艺的一理解	747
六 大众的“欣赏力”从哪里来,向哪里去?	757
七 现实·内容·形式——以争取现实主义的 胜利为中心	766
八 通过语言问题——文字改造和大众的 人民文艺的发展	777

九 从民族解放运动看文艺运动,从文艺运动看 民族形式问题	786
附记	790

胡风全集

第一辑

文艺笔谈

(1934—1935)



序

回想起来,从少年之日最初接触新文艺书籍的时候算到现在,已经十有余年了。我不能忘记文艺作品使我懂得了在人生的凡俗和冷酷里面还有感激,当完全被绝望封住,觉得走投无路的时候,常常给我力量了的那一些情景。

然而,像在附录《理想主义者时代的回忆》里所说的,直到一九三一年遇到了几个给我以启蒙的艺术理论教育的友人以前,我和文艺的交涉差不多只是限于满足自我的欲求,在文艺世界里发现自己,提高自己。那表现之一是我非常地鄙视“文艺批评”。在他人的心血结晶上面指手画脚,说好说坏,我以为那是最没有出息的事情。

几年以来,我陆续地写了一些被叫做“批评”的文章,现在且有了把去年发表的几乎全部,加上从前年发表的里面选出的几个短篇集印成书的机会。这,由六七年前的我看来,不能不说是意外了。

如果说文艺创作为的是追求人生,在现实的人生大海里发现

所憎所爱,由这创造出能够照明人类前途的艺术的天地,那么,文艺批评也当然为的是追求人生,它在文艺作品的世界和现实人生的世界中间跋涉,探寻,从实际的生活来理解具体的作品,解明一个作家,一篇作品,或一种文艺现象对于现世的人生斗争所能给与的意义。我曾说过,没有了人生就没有文艺,离开了服务人生,文艺就没有存在价值,同样地可以说,没有了人生就没有文艺批评,离开了服务人生,文艺批评的存在价值也就失去了。我自己,因为学力和才能的贫弱,力不从心,也许没有走近这个目的的一尺一寸,然而,健全的文艺批评却是要随着现实生活的发展和创作活动的发展而存在,而成长的。因为这,我始终不相信文艺批评是“捧”和“骂”的别名;因为这,一年多以来我沉默地踢开了那些无耻之徒对于我个人的造谣,侮蔑;也因为这,我敢于把这本书送到保证了新文学的胜利前途的敬爱的读者诸君和友人们面前。

新的文艺批评至少该有了八九年的传统罢,然而惭愧得很,对于那我毫不熟悉。譬如探幽,我没有望着前人的足迹;譬如治林,我用的是手制的原始的石斧。为了说明这也是得不到像样的成绩的一个原因,为了说明或者我没有如愿地砍掉毒草,反而误伤了好花,曾经想出了“石斧书”的题名,后来因为恐怕被人误会作我以开辟者自命,涂掉了。原来这拙劣的石斧的制造和用法,也是借助了他人的智慧的。

在开始写这种文章以前,在生活上和对于文艺的理解上,我享受了一些友人的互相督促,互相讨论,互相批判,他们帮助我开始这样地认识了艺术,也就是这样地认识了人生,但这些文章的写成却在他们的大多数在我的生活里不见了以后。这样的书虽然不足以纪念他们,但有时偶然浮上的怀念使我觉得好像这也是向着他

们的谈心。题作“笔谈”，也还寄有这么一点微意。

胡 风

一九三六年，三月三十日之夜，记于上海。

林语堂论^①

——对于他的发展的一个眺望

一个视角

忘记是什么时候了,大概是一年以前罢,我偶然看到了一本《论语》。那里面有一封仰卧在草地上架起脚来读《论语》的大学生寄来的信,写着他对于《论语》的意见。编者对于他的回答是,来信所陈,无一是处,唯读《论语》之姿势可取(大意)。这个回答是非常“幽默”的,从这里可以依稀地想象到这个刊物所要得到的是怎样的读者。然而,像这一类的资料在《论语》里面一定不少罢,《论语文选》的正文前面就有题为《反对论语者之溃灭》的由六幅合成的连环图画: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5年1月1日《文学》月刊4卷1号,后被收入1936年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作家论》(茅盾等作)。——编者注

一、一桌麻将牌“三人差一”，所差的一位正坐在旁边的沙发上哈哈大笑地读着《论语》；

二、三人之一的西装青年起身去看了；

三、摩登女子也起身去看了，只剩下戴瓜皮小帽的胖子抱头着急；

四、胖子站起来走拢去；

五、胖子也站在那后面看；

六、一同哈哈大笑。

但实际上《论语》的反对者并不是完全“湮灭”了的。除了那些打通电的“文学家”们以外，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个极端的例子来。不久以前，在一个比较开明的报纸上登载了一篇涉及《论语》及其“姊妹刊物”《人间世》的文章：作者提到有一个叫做山内地方的住民，因为隔水太远，只吃得到咸鱼，由这就养成了爱吃咸鱼肚的习惯；鱼肚是最臭的东西，但那地方的人却觉得愈臭的鱼肚就愈好，《论语》、《人间世》的读者，不过是爱吃咸鱼肚的山内人罢了。

当然，这都是极端的例子，但《论语》及其姊妹刊物《人间世》广泛地走进了读者社会，同时也引起了各种不同的批判，却是事实。而这些批判又常常是集中在这两个刊物的创办者兼主编者林语堂氏的身上。为什么成了这样的呢？这是因为这两个刊物的存在与成长和林氏在学术界的经历与地位有不可分的关系的缘故；这是因为《论语》的“幽默”和《人间世》的“小品文”都是在林氏的独特的解释之下被提倡被随和了的，都是沿着林氏的解释而发展了的缘故。

所以，当我们研究林语堂氏的业绩的时候，是不能不牵涉到《论语》和《人间世》的影响的评价的。因为我们在这里所要究明的